

一路有你

刘建梅

母亲节礼物

前不久,我把一直住在乡下的母亲接到城里来和我们小住。我和先生商量好了,母亲忙碌了大半辈子,我们现在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,得让老人家好好歇着。

母亲却坐不住,老是跑进厨房帮我做饭。我不由分说把她拉出来,说:“妈,您歇着,有我呢。”晚饭后,她又要收拾碗筷,先生说:“妈,您下楼散散步,我来收拾!”

怕她闲得慌,我还偷偷帮她报了广场舞舞蹈班,让她跟着那些快乐的大妈一起乐……这样一来,母亲的生活应该是充实而有意义的了,健身娱乐一体化。我自以为可以尽到一份孝心了,心里也踏实多了。

可是,事情并非如我想的那样。

一天,我下班回来比较早,心想,母亲这个时候肯定还在公园里跳广场舞吧。可是,我一进门,却看到母亲正坐在阳台上看着对面的楼层发呆!我建议她看电视,可是她虽然对着电视,却是两眼无神的样子。问她有什么心事,她欲言又止的,弄得我甚是忐忑。

有一天,我正在做饭,母亲兴致勃勃地拿着一把还带着泥巴味儿的青菜从外面回来,跟我说,她刚才到楼顶上和同住一栋楼的老人家一起浇菜去了。人家还送了她一把青菜呢!原来,有人在楼顶弄了一些种菜的地儿,母亲看到后立马有了精神,便和种菜的老人家照料起那些菜来。接下来,母亲小心翼翼地向我提了个要求:让她弄一些泥土和皮箱回来,也在楼顶弄一个小菜园。

这时,母亲才把压抑多日的苦水倒了出来:她想念故土了,梦里都闻到泥土的味道。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她,一下子闲下来就是不习惯。至于跳舞,更让她感到别扭。她宁愿找块地忙碌一下,活络筋骨。

想不到我们自认为表达孝心的做法委屈了母亲。我先是惊讶,后又愧疚起来。

周末,我们全家出动,到郊外搬泥巴,到旧货店买皮盒,到花店买肥料。把泥巴装好,放在楼顶的空地上,我们的小菜园初具规模了。母亲

忙得最有兴致,又是向邻居要菜籽,又是到市场挑选能种的葱头……脚下生风,年轻了好几岁。

春风和暖的傍晚,夕阳斜照在母亲和我们一起布置的不足两平米的菜园上。菜籽还在土里喝水,菜苗还在接受春风的爱抚,葱头铆足了劲。母亲在菜地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从此之后,我也不再“强迫”母亲闲着。她每天除了接送孩子,买菜做饭,其他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楼顶她的小菜园里松土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……郁郁寡欢、腰酸腿疼病似乎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母亲节前,我问母亲想要什么节日礼物,她调皮地笑了笑说:“傻闺女,这块菜园不就是我们送我的最好礼物了吗?”

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今天,很多人除了给父母充足的物质和充分的闲暇之外,似乎再也知道如何表达孝心了。其实,我们与给他们琴棋书画的所谓享受,不如给他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踏实感。

温暖人生

杨明伟

那星湖·那证书

福元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山民。1993年,石榴花开时节,福元怀揣着一纸文凭,南下广东,来到肇庆德庆县当教师。

当时,内地流传着“东南西北中,发财到广东”。然而,福元来到德庆县一个偏僻闭塞的山区小镇,与想象中的世界有天壤之别。这里没有摩天大楼,没有车水马龙,没有灯红酒绿。蜿蜒的山路是河沙铺垫的。教室里斑驳的墙壁、破旧的门窗是用报纸遮挡着的,没有空调、风扇……

既来之则安之。当时,许多外地来的老师纷纷远走高飞。福元却选择留下。因为,山区里一双双渴望的眼睛需要被“关注”,一颗颗幼苗需要被浇灌。

也许是山区教师穷,也许是山区小镇信息闭塞,30岁上下的福元依然是“光棍”。

有一年,他父亲来到他教书的学校,一看到这里的环境,一看到儿子的宿舍,就怒不可遏地说:“你一点不求上进,为什么不去东莞、深圳?从老家的大山来到这里的大山,有什么区别?住的地方是学校的,自己既没有买上房子,也没有娶到老婆。村里在外打工的人都把老婆‘打’回去了,你还是光棍一个!”父亲的话把福元气得七窍冒烟。父子“冷战”了好几天。

父亲回老家之后,福元静下心来,觉得父亲的话也有道理,不过还是“顺其自然”吧。

2001年,喜欢写文章的福元结识了德庆县武警中队的指导员大华。大华觉得福元朴实、勤奋,想把妻子的同事阿晴介绍给他。福元暗暗思忖,自己是山区小镇的教师,肇庆城区的人看得上我这个乡下人吗?我个子不高,职称不高,工资不高,典型的“三不高”。不过,“走过路过,千万不要错过”,试试吧。

一个星期五的下午,福元坐上了开往肇庆的客车。当晚,他和阿晴就见了面。第二天,福元约阿晴到星湖散步、聊天。湖畔万物,净水恩泽,生机勃勃,意趣盎然。闲聊之中,福元从口袋拿纸巾时,一不小心,一本鲜红的小本子掉到地上。阿晴问:“这是什么?”福元说:“无偿献血证,前天学校组织无偿献血,我献了200毫升,献血证忘记放在宿舍啦。”

献血证显示,福元是B型血。阿晴很兴奋地说:“我也是B型血!”她告诉福元,“今天来散步,我原本打算只做普通朋友,咱们都是做教师的,只在教学上交流探讨。但是,那本鲜红的‘无偿献血证’感动了我。你是一个有爱心、有道义、有善举的人,选择你这样的人,我很放心,更有信心……”

2002年2月,两人领取了结婚证;

2003年3月,两人领取了小孩子的出生证;

2005年5月,两人领取了星湖畔商品房房产证……

母亲节,我“撵”走了母亲

这个母亲节,我没给母亲买花,也没带母亲去饭店吃大餐,更没去人头攒动的商场购物,而是把母亲“撵”出了我的家。这就是母亲节我送给母亲的礼物。

我的母亲和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伟大。用母亲的话说:“自从做了母亲后,一年365天,天天都在上班,从来没有缺勤让你们饿着冻着过,再苦再累都没让你们做过饭。你们上班累了,到家就可以休息,节假日更可以休息,我有休息过吗?”母亲说的时候满脸自豪,我听却觉得字字句句都像鞭子抽打着我的脸和心。

闺蜜趁着母亲身体还好,抓紧生了孩子,上班后就把孩子放心地丢给

了母亲。母亲从接过孩子那刻起,便化身24小时保姆。老人最怕孩子生病,子女一句:好好的孩子,怎么生病了?身累的同时心更累,日子过得提心吊胆。不知从哪天开始,老人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,吃东西没胃口,还经常头晕心慌,几个月体重掉下十来斤。到医院一检查,闺蜜的母亲因为带孩子得了抑郁症。

母亲们以儿女为中心活着,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所有的精力成全子女的生活。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自以为“母亲带孩子,越带越欢喜”。可我们真的感同身受地想过她们这样做幸福吗?值得吗?认真问过她们:你们愿意吗?

我敬佩母亲的无私,但我更心疼她。不能让她当了母亲,又当保姆,当了男人,又做女人。不能逼她做超人。

这个母亲节,我命令父亲带着母亲到处走走转转,喜欢哪里,就在哪里常住,想过怎样的生活就去勇敢追求,总之不要围着我和这个家转。趁现在手脚灵便、身体还算健朗的时候,活出自己的腔调,好好享受每一天。

这个母亲节,我给了父亲一张卡,叫他领着母亲把卡上的钱花完再回家。叫他带着母亲也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,寻找他们的诗和远方……

逢维

